

一缕乡味忆流年

杨亚伟

中秋节，趁着假期回到丰县老家探望老人。离开故土日久，每一次归来，都格外珍惜这份烟火融融的故土时光。在家小住两日，心中满是安宁。

高中同学双印素来热心，班里不少同学的相聚往来，多半都是他费心张罗。得知我回乡，便邀十余位旧时同窗小聚，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六的中午，地点选在同学二洲经营30余年的羊芹细饭店。

早些年我在丰县工作，便常常和三五好友来这里小坐。一来是同窗情分，乐意过来捧捧老同学的场子；二来，也着实贪恋这里地道可口的家乡味道。阔别多年，再次踏进这家老店，心中顿生许多感慨。

“羊芹细”，名字取自丰县本土琴书扬琴戏的谐音，是地地道道的丰县名菜。主料就是羊肉、芹菜与粉条（徐州方言：细粉），三种寻常食材，彼此交融，烩出独属于丰县的醇厚滋味。

酒杯端起不多时，热菜就陆续上了桌，时隔多年又见到许多记忆里的老菜。羊芹细端上桌时，那股独有的鲜香气先弥漫了满桌——这菜取山羊肉的嫩、芹菜的清、细粉的滑三样炖在一处，香醇入味，是刻在丰县人骨子里的老味道。紧接着，爆炒腰花爽利脆嫩，醋炒山药木耳清鲜爽口，辣子鸡还是年轻时吃的那股鲜辣劲。最让人惊艳的，当属店家新研发的砂锅油焖猪蹄。砂锅盖轻轻掀开，香气瞬间漫满整间屋子。炖好的猪蹄香烂离骨，入口软糯，油亮浓稠的汤汁拌上米饭，

一口下去唇齿留香，在座众人无不交口称赞。见我吃得尽兴，二洲脸上满是笑意，开心地跟我相约，下次回乡，要亲手为我做砂锅油焖五花肉。

二洲言语不多，是个做事踏实较真的人。一家饭店能够稳稳扎根30余年，绝非偶然。凭的是做菜真材实料，凭的是守得住传统，又能不断推陈出新，把菜品品质稳稳攥在手里。席间同学们笑谈，平日里来吃饭，只觉菜品可口，今日分外有滋味，想来是老友归来，二洲格外用心。抬眼望去，当日店里座无虚席，一楼五张方桌，桌桌满座，二楼五个包间亦是宾客盈门，足见老店的人气。

饭店在老县城西南，斜对着当年的露天电影院，去店途中，我下车驻足良久，这片土地藏着我年少时许许多多的欢乐往事。年少时，我家就在不远处西北方向的老槐树大院，那时父亲常带我来这座露天电影院看电影。放眼附近的刘邦广场，昔时是热热闹闹的百货大楼与邮电局，这里便是丰县曾经最繁华的所在。斗转星移，旧建筑早已不复存在，可站在这里，少年时代的片段，依旧会一幕幕浮上心头。不管走出去多远，只要踏上这片故土，心底便觉得踏实安稳。

一桌同窗，大半已退休。有人从机关岗位退下，有人告别国企，也有依旧坚守创业一线继续奔忙的老友。岁月染白鬓角，却没有消磨大家的热忱。围坐一桌，天南海北随心畅谈。丰哥谈起国际时局，福哥点评

桌上一道道佳肴，深耕教育的老友聊起隔代教育……维刚老哥心思细腻，席间屡屡叮嘱我，在外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。

大家畅所欲言，没有客套和繁文缛节，只有老同学之间的坦诚与关切。我素来酒量浅，平日很少饮酒，同学们也都记着这点，没人劝我多喝，我便安安稳稳坐在桌边，把每一道家乡美食都细细品味尝了个遍。

从前读“月是故乡明”，总以为写的是天上那轮亮得不一样的圆月。这天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边，看着满桌鬓角沾了风霜的老同学，筷子一动还是几十年前熟悉的老味道，转念便全都了然——古人说的乡愁，从不是什么空泛的念想。它是你走了无数段远路，一脚踏回故土时，刚好有一群老友在等你，刚好有一桌热菜在为你备着，让你在坐下的那一瞬间，就能把所有赶路的疲惫，轻轻揉进满屋子的暖香里。

窗外的秋阳暖暖洒落在窗台上，秋风裹挟着街头的烟火气息缓缓浸入，相较十五皎洁的圆月，多了几分人间烟火的从容。

岁月匆匆，风物常新。城市的街巷年年都有新的模样，可总有几样东西，历经流年而不曾褪色——那是灶火上炖了30年的老味道，是老同学揣了大半辈子的热乎惦记，是老地方藏着的永远鲜活的年少时光。农历八月十六，一桌饭菜，一席闲谈，便是人间难得的欢喜与圆满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宗婉儿笑道：“听你之言，是答应一起去了。月圣前辈放心，我自会小心应对的。”月圣向吕思道：“玉郎君力压二圣，斗败启明仙尊之事，我也听说了。今日有你出面相助，我白鹤门是如虎添翼呀。”说完向林氏姊妹道：“传令各部即刻出发。”

宗婉儿欢欢喜喜地拉着东方长年向门外走去，吕思拦住她道：“你们二人好好在这里待着，哪也不要去。”

宗婉儿怒道：“凭什么呀，我非要去。”吕思厉声道：“你怎的如此不懂事，此去会有性命之忧，你以为是闹着玩儿的吗？凭你们俩的武功，休说杀敌了，自保都难。”东方长年向宗婉儿道：“不然我们就不去了。”宗婉儿噘嘴道：“不去就不去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他很了不起吗？”

吕思听她答应留下，便放下心来，向赵氏姊妹道：“有劳二位姐姐了。”赵氏姊妹道：“公子不必客气。”

吕思又向刘彩鸾道：“你们尽管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刘彩鸾起身道：“公子前去虽无性命之忧，但还是小心点好。”

吕思跟随秦苏蓝来到八丈客栈附近，北斗帮徒众还在围着铜屋，弓箭手也都站在北墙一侧弯弓待发。秦苏蓝大声喝道：“杀，为赵、钱、刘三位长老报仇。”白鹤门众人闻言，齐声呐喊着向北斗帮徒众扑去。

北斗帮徒众没有料到会突然出现如此之多的白鹤门门徒，慌乱之间匆忙迎战。八丈哥纪威猛此时正与前来增援的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四个长老一起把酒言欢，突然，一个徒众冲入房内双膝跪地，手指外面道：“不好了，白鹤门的人杀过来了。”

天璇长老问道：“他们如何通过双龙谷的，帮主不是命左、右眼神去加强防守了吗？”天玑长老道：“天璇长老莫非忘记他们俩的嗜好了吗？”

天权与玉衡二位长老齐声道：“嗜酒如命。定是驻守峡谷的奎宿堂堂主万元代投其所好而为。”

八丈哥道：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，我们快去迎敌吧。”说完拿起墙角的熟铜铁棍向外跑去。天璇等四位长老也分别拿着各自的兵刃迎出。

八丈客栈内外杀声四起，此时，一个墙角处有一男一女正在偷偷地观望着。八丈哥此时正被秦苏蓝攻

忘不掉的小车队

华玉琳

我老家管那种独轮车叫“小车”，十六辆小车编在一起，就是我们村的小车队。

小车原是木制独轮，后来用橡胶轮改造的，木头架子，推起来“吱呀吱呀”地响。车把磨得油亮，那是几代人手掌擦出来的包浆。

农忙时节，小车队就是全村的命脉。秋里送肥，小车排成一溜，装农家肥的筐堆得冒尖，一趟一趟往几里外的东南湖地推。炎热虽退，日头依旧毒，汗珠砸在车辙里，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。三沟两堰东的坡地最难推，车轮陷进土里，人得猫着腰，蹬直两腿，像一头较劲的牛。有人在前头拽绳，有人在后面搽车屁股，号子声顺着风传出去老远。

秋肥送到了，冬麦就有了盼头。开春往后，小车更闲不住。

割了麦，一捆一捆码上小车，远远看去像一座移动的小山。车轮碾过田埂，颤颤巍巍的，推车的人两臂绷着劲，身子弯成一张弓，全靠腰胯较着一股暗力。稻子熟了，田里水还没完全耗干，车轮碾进烂泥里，推出来要费全身力气。推一趟稻，裤腿能拧出水，鞋壳里灌满泥浆，脱下来扣在田埂上，晒半天才干。白芋从地里起出来，一筐筐往小车上装，沉得很。白芋皮薄，不能摔，装车得轻拿轻放，像伺候刚出生的娃娃；玉米棒子剥了皮，成串挂在小车帮上，晃晃悠悠的，走起来哗啦响；花生拔出来带着湿土，连秧带果堆上车，拉到场院里摊开晒；黄豆割倒后用车推到打谷场，连秆带荚，晒透了用连枷打，豆粒蹦出来像撒了一地的小石子……粮食卸进囤里，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逢集时，小车推着粮食、推着棉花、推着多余的蔬菜瓜果，去三里外的集市上换几个活钱。农闲时，小车推土垫宅基，推砖瓦盖房子，推柴火，推粪土，推年货。谁家娶媳妇，小车扎上红绸，推着嫁妆，在鞭炮声里颠颠地跑，车轮都像是笑着转的。

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，再后来有了四轮。小车渐渐用得少了，一辆一辆老去，车把裂了缝，轮子变了形，撑脚锈住了，有的散了架，有的当了柴烧。

近来再回老屋，墙角还靠着一辆小车。木头朽了，胶轮瘪了，撑脚杵在泥里，像一只站累了的老鹤。我伸手摸摸车把，那层包浆还在，油亮亮的，好像还有汗味。



投稿邮箱: 3304315815@qq.com